|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  **叙述逻辑重合与非“大众梗”** | **叙述逻辑链分析与概括** | **《提档看刺刀》** |
| 第九章 酒后发疯  等傅明煊带着周身酒气赶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九点。  **他杀气腾腾地冲上去抓人，钥匙插进去才发现里面反锁了，马上开始疯狂踹门**：“方尧、方尧！”  “方尧！给老子开门！”  但门里没有半点动静。  漆黑的防盗门在楼道的昏黄灯光下像道无形的隔阂，沉默又坚决地隔开了门内外的两个人。傅明煊西装敞怀，**叉着腰在门口烦躁地转了两圈，紧接着牙根一挫，忽然拔出随身的Glock19手枪，卯足劲对准大门狠狠一踹！**  第十章 扔枪  这一脚下去铁门发出咣一声巨响，墙灰都簌簌下落。  傅明煊开保险上膛，咔噔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接着就举枪瞄准门锁一副要直接轰开大门的架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却突然开了！  空气瞬间凝结。  其实在他喊到第二回的时候方尧就听见了，但当时正在卫生间擦身，所以耽搁到了现在。换好衣服后他连毛巾都没来得及挂好，打开门就见傅明煊**满脸凶神恶煞周身酒气熏天，手里还拿着那把他曾见过的手枪，看上去完全是索命的阎王。**  方尧立刻后撤了一步，皱起眉戒备地看着傅明煊：“你这是要干什么？”  傅明煊本来下一秒就要开枪，可一听到方尧的声音、一见到这个人却突然本能地愣住了。随后便怒火刹消，**大喜过望地扑上前将人搂紧**：“宝贝儿你在家啊……”  **———————————————————————————**  **那把没来得及收起的手枪还在他手里攥着，食指没离开扳机，冰冷的枪口抵在方尧小腹，稍一用力就能把人打个对穿。**  方尧低头一看**脸色顿时遽变**，身体剧烈打了个颤：“你把枪收起来。”  傅明煊**神志不清**地从侧面搂着他，醉得连鞋都不知道换，脑袋埋进他颈里狠狠吸了一口：“你好香……”  求生的本能令方尧剧烈挣扎起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心紧皱，**“放开我！你把枪拿开！”**  **“别怕宝贝儿……”傅明煊口齿含糊不清，目光顺着他的脖颈往下移至腰间，见到漆黑的枪口森然朝上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是我的枪……别怕……这是我的枪……”**  他也许想表达这是他傅明煊的枪，永远不可能向方尧射出一枚子弹。但此时此刻方尧却绝不会信任他，褪尽血色的脸上苍白一片，再开口声音都有些战栗：“你发什么疯？！快点放开我！”  “真的……”傅明煊甚至横着枪管在他小腹上拍了两下，食指仍然紧扣，说话断断续续，**“你跟枪都、都是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你香得不得了，好闻得不得了，老子爱死你了……”**  说着说着两条铁臂向内收紧，勒得方尧几乎喘不过气。  趁他彻底发疯以前方尧从他怀里奋力挣脱出来快步往卧房躲，想抢在他进房之前把人关在外面。谁知傅明煊早看明白他想干什么，**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人打横抱起来就往床上摔。**  **“胆儿肥了你……还想把你老公关外面？”**  **傅明煊说话连舌头都捋不直了还想着把头往他胸前埋**，下巴的胡渣扎在光滑的皮肤上磨得方尧非常难受，接着又张嘴在他锁骨上啃了两口。方尧猛的推开胸前的头，身体拼命往床下挣，还没挨着地就被傅明煊拎着裤腰带翻了过来。  **“别跑、别跑……”傅明煊拿枪的那只手就挨着方尧的脸，大拇指指腹甚至腾出来摩挲了两下脸颊，“想死我了……别生我气了……乖、乖……”**  **他低声哄着，方尧的身体却僵冷如冰。**  **方尧想逃可傅明煊力气实在太大，压得他动弹不得，何况脸颊旁边还有只握枪的手？情急之下他只能猛的将头一偏，张嘴一口咬住握枪的那排手指！**  （省略“攻将手枪塞入受下体 受将手枪偷偷扔到床底”的188字相关描写）  **———————————————————————————**  **缓了近两分钟，他才全身发力猛一下推开傅明煊，以牙还牙赏了傅明煊左脸一个爽利的耳光，啪得一声狠辣无比，打完连手臂都有些脱力！**  **这一巴掌对于傅明煊曾经受过的那些刀伤枪伤来说就跟蚊子咬一口差不多，但却显然当场给他打懵了。明明上一秒还任亲任摸，下一秒就挨了这么结结实实的一耳光，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脸上火辣辣的疼着。**  **“宝贝儿……”**  **“滚开！”**  **傅明煊在方尧一声爆发般的尖吼里连滚带爬地让开，接着就见方尧穿好衣服迅速下床收拾东西，一秒钟都没犹豫。**  **等他回过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他一个人。**  **———————————————————————————**  巨大的关门声中傅明煊酒醒了大半，懵了好几分钟后**去了趟卫生间。洗手池被他蓄满凉水，然后一头扎进去**，憋气憋到满脸通红才猛的将头抬起。  **对着镜子他看见自己脸上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回想起刚才方尧吓得苍白又挂了泪的脸，**理智终于战胜酒精重新占领大脑**。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枪口进了什么地方？  空荡荡的公寓里，明亮的白炽灯下傅明煊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后怕。他几经寻找，最后从床底下找到了那把枪，上面还是湿的。  （省略攻自责，反省，骂自己等语气词和相关描写151字。）  **傅明煊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许久**，心脏突突突突地直跳，半晌平复不下来。  真他娘的操蛋！  没骂别人，他骂他自己。  但不管怎么悔，当务之急还是确定方尧现在在什么地方**。**  方尧一气之下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掉了，但似乎带了证件跟手机。  他能去哪儿？找朋友？  不太可能。上一次为了他躲到朋友家的事两个人大吵一架，傅明煊扬言要找人拆了对方的家，以方尧的性格一定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找麻烦。  住宾馆？  好歹也是个有知名度的演员，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地跑出去住酒店，万一遇上个嘴不严的绯闻还不得传得天上有地下无？  挨了打的那半张脸还疼得发烫，傅明煊掬了捧水把嘴角渗的血擦洗干净，**然后才慢慢冷静下来迅速打电话联系。**  “喂，是我。起来起来别睡了，帮我查查全市三星以上的酒店有没有方尧的入住记录，今晚，对，对！你他妈要老子说几遍？！”  “一川你在哪儿呢？跟我去趟派出所调一下监控，老子找人。”“还能有谁，方尧。”  忙活了半宿后终于在凌晨两点发现了方尧的踪迹。 | **“发酒疯踹门掏枪”事件**  **（所有总结概括在文中出现的顺序相同，不存在碎尸盘）**  **事件起因：**  **攻喝醉酒**  **↓回到家发现房门遭到反锁**  **↓攻的反应都是大怒踹门**  **↓踹门的结果都失败了，并且都掏出枪（左边攻没有开枪）**  **↓门开后攻都态度马上改变把人抱住（搂住）**  **————————————————**  **事件发展：（所有内容单独拎出来都是大众内容，但连表达方式都一样并不常见）**  **都描写开枪（或者没开枪）的具体动作**  **↓紧接着描写攻的神志不清和受的害怕**  **↓出现语言描写，都包括受让攻放开，攻安抚受不会伤害**  **↓之后转向受视角写受的畏惧**  **↓攻见到受畏惧时的反应都是责怪他为什么要锁门（把老公关在外面）**  **————————————————**  **事件转折：**  **受猛地给了攻一个巴掌**  **↓攻都没有反应过来，结果都是受毫不犹豫地离开**  **————————————————**  **事件后续：**  **受走后，攻去洗脸清醒**  **↓都先描写了攻脸上的状况，然后理智恢复（右边为怒火消散）**  **↓再之后心理状态都由后怕转变为担忧自责，并开始找受**  **↓找受的方式都是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帮忙查**  **结局：**  **找到受，但受都拒绝回家** | 第12章 第二滴血  韩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满身酒气**，楚慈为了防备他发酒疯，**每晚睡觉前都反锁卧室的门**，还在门后抵了两把椅子。  谁知道**韩越发起酒疯来就是个活阎王**，头几天还能勉强忍一忍，到书房去将就睡一晚；**到后来他晚上一回家就跑到楚慈的卧室外踹门，**踹得门板都裂了条大缝。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喝多了，踹了几下门还不开，**一时兴起竟然摸出06式，对着门锁就是一枪！**    楚慈在他踹门的时候就惊醒了，韩越在外边开枪的时候他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就只见韩越**杀气腾腾踹门而入，手里还拿着把开了栓的06式微声手枪，满身都是浓重的酒气**，眼睛都烧红了，看上去极为可怕。  楚慈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往外跑，还没跑两步就**被韩越一把拦腰抱住**，扛起来往床上一扔。    **———————————————————————————**  **那枪口就杵在几厘米远的地方，而且还开了保险栓！楚慈脸色都变了，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颤声问：“韩越，你这是打算杀我吗？”**  韩越本来被怒火和欲火烧得**神志不清**，听楚慈叫自己的名字，倒是愣了一下。  **他食指还套在扳机上，枪口几乎抵着楚慈的脸**，稍微手滑一下就会立刻走火，楚慈半个头都能被他轰下来。他这么一愣就是好几秒的时间，**楚慈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牙关都开始打颤：**“你……你放开我！”**  **韩越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然后看到手上捏着的枪，被酒精烧坏的大脑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把枪远远一扔。**  **“别……别怕，我不杀你。”韩越大着舌头安慰了一句，伸手去摸楚慈的脸，“我喜欢你。”**    楚慈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几乎连牙齿都发出细微的打战声。韩越把他压在床上，紧贴着他的身体，能清楚感觉到他恐惧的颤抖，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谁、谁叫你他娘的锁门，操了，老子三更半夜回家你还不让我上床睡，我能不火吗？”韩越酒精一阵阵冲到脑子里，说话也含含糊糊磕磕巴巴的，又低头来亲楚慈的嘴角：“好了行了，下次晚上不、不准锁门！……我操，老子可想你了……”**    **———————————————————————————**  **楚慈突然用尽全力把韩越一推，紧接着挥手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韩越脸上，“啪”的一声无比响亮！**  **韩越被打得脸一偏，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楚慈猛的翻身下床，双手颤抖着收拾起钥匙钱包等，匆匆把外套一披就夺门而出。**    **———————————————————————————**  韩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足足愣了几分钟，才唤醒了仅存的微许理智。**他强打精神去浴室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一点，就坐下来想楚慈会上哪儿去。  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韩越看了下表，已经两点多了，这个时候他能上哪儿去？  **脸上被打的地方还火辣辣的痛，**想必楚慈那一耳光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韩越摸摸脸，**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下去**，有点后怕又有点着急。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消失个把两个人实在太过寻常，这三更半夜的他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操，早知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晚上得了！也怪裴志那小子，逮着老子就猛灌……  韩越又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摸出手机来开始打电话**。他爹他妈他大哥都是不靠谱的，韩越在电话簿里逡巡了一圈，然后挑出几个在公安系统里人脉广、吃得开的狐朋狗友一一打过去。  这个时候人家都要么搂着老婆、要么搂着小情儿在睡觉，接到韩越的电话，十个有九个都反应不过来：什么？你相好的跟你发火？离家出走了？……我操什么人敢甩我们韩二少！抓回来！赶紧的抓回来！    这边三更半夜的鸡飞狗跳，那边韩越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意料是韩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
| **叙述逻辑相似，事件发展走向相似**  **刺刀：攻踹门→没踹开→用枪开门 →见到受之后攻马上态度转变与其亲昵→身上的枪吓到受→攻先安抚后责怪受为什么不开门**  **张狂：攻踹门→没踹开→要用枪开门（受先一步开了门）→见到受之后攻马上态度转变与其亲昵→身上的枪吓到受→攻先安抚后责怪受为什么不开门**  **我也是强制爱爱好者，我没在别的文里看过这样的情节，如果有，也请大家举个栗子哈。** | | |
| **补充另一个“掏枪”的描写**  傅明煊大为满意，俯身想亲他一口，没想到方尧头向旁边一偏，最后只能亲在脖子上。傅明煊也不生气，强行把他抱在怀里，张嘴衔着他颈后的腺体一点点磨蹭一下下湿 吻，“以后你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标记什么狗屁Omega，我就一枪把他送到西天去取经，听懂了吗？”  方尧一声不吭，**身体无法控制地哆嗦着**，眼神慢慢旁移，迷蒙地看向茶几上那把漆黑的手枪。  傅明煊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了然地笑了一下**，接着把枪重新别回腰后：“怕什么，**别怕，这东西我连保险栓都没下**。”  说完从沙发上起身，看着方尧因为激动而红透的脸和眼睛下面投出的长长的睫毛阴影，心中又是一动，**忍不住弯下腰，强行扳过他的下巴亲了一口。**  第七章 找抽  “堂堂傅少被套牢了？”  “被谁呀，那个方尧？真的假的……”  “不是他还能有谁。”任一川意味深长地抽了口烟，看了旁边的傅明煊一眼，“说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弄上手又得玩几天就腻，没想到这都几个月了你对他还这么上心。”  这段时间刘元被他爹支到国外去了，上周刚回来，对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立马哟哟哟三声：**“那个方尧，他不是抵死不从贞洁烈男么？现在学乖了？**”  “咱们傅少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任一川点了支烟给刘元递过去，**“又是拿人亲眷又是捆绑play的，铁打的硬骨头也让他给拆散咯。”**  傅明煊笑而不语。  “什么什么？”刘元眼冒精光，“拿人亲眷这事我知道，捆 绑play又是怎么个情况？”  任一川暧昧一笑：“你问他。”  **“别夸张啊，”傅明煊一脸悠闲自得地靠着沙发，抬起来的右脚在空中慢慢点着，“不就是把人捆了一晚上嘛。”**  捆 绑有，play可没有，他真没那个恶趣味。  **“装吧你。**”任一川瞥他，“**是谁把人绑在家一天一夜又特意叫记者蹲楼下拍到你清早出去的？是谁杀到人家公司非要拿戏给他拍，他不要还搬出老板和违约金来压人的？又是谁管不住下半身天天晚上去烦他，逼得他逃到朋友那儿，又带着一伙人过去堵门威胁要拆了人家房子的？”**  “我操，明煊你……你可以啊。”**刘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来着？无所不用其极！罪大恶极！”  说完咧嘴笑了起来。  **———————————————————————————**  **傅明煊笑着踹了他一脚：“你他娘的才罪大恶极，我那是喜欢他，真心喜欢他。”**  “哎哟喂酸死我了……”  三人端起威士忌碰了一下，任一川就着冰喝完一大口，突然又大发善心想劝两句。  **“我说，你要是真喜欢他，喜欢到心尖儿上那种，就别整天折腾他，让人隔三岔五喘口气。”**  傅明煊挑起眉：“我怎么折腾他了，我疼他还来不及。”  这话不假，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哪一天要是不见上方尧一会儿哪一天就睡不着觉，总担心方尧想办法跑了。可要真见着人了吧，他心里又痒得跟有羽毛在挠一样，不仅没踏实多少，反而有种更加不确定的感觉，非要搂着人压着人又亲又操，折腾半宿才算完。  他算是把他能给的在乎全给出去了，虽然方式可能有点儿不对。  **没想到任一川揶揄一笑：“那我怎么听说上个月他光医院就去了两回，戏都紧急停拍了？”**  说到去医院，傅明煊承认，他的确是过火了那么一点儿。可谁让方尧那个倔脾气非要跟他对着干呢。他说了好几次不喜欢方尧跟剧组的主演出去吃饭喝酒，可方尧偏不听，偏要去。那他有什么办法，只能把人弄得下不来床，让方尧好好长长记性。 | **受见到枪害怕（身体哆嗦）**  **↓攻知道受害怕后的反应是心情愉悦**  **↓愉悦过后都安慰受没下保险栓**  **↓安慰过后都与受亲昵**  **“攻的朋友劝说攻”事件**  **事件起因：**  **攻，朋友A，朋友B三人聊天**  **↓攻的朋友A对朋友B提到受**  **↓朋友B好奇受为什么和攻在一起**  **↓朋友A描述攻的“手段”捆绑 暴力 威胁等**  **↓攻对这些手段的反应都是不屑一顾**  **↓朋友A称攻“装”，并进一步举例**  **↓朋友B惊讶攻的行为**  **————————————————**  **事件发展：**  **↓攻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因为“真心喜欢他”**  **↓朋友A认为攻在“折腾”受，并提起受一个月内多次去医院**  **事件后续：**  **攻打电话给受**  **并且被受的态度激怒** | 楚慈一言不发，**打着哆嗦摇头一指**。  韩越顺着他的手指往自己身上一看，看到露出来的枪管，还习以为常的没觉得异常，愣了一下才突然反应过来：“你是说这个？”  他掏出手枪来在楚慈面前晃了晃，看到他更加恐惧的神情之后**哈哈大笑着**，一把将手枪狠狠扔了出去。  “别害怕，我不是故意带来吓你的，真的不是！我昨天早上从军委出来后就直接找你来了，所以衣服都没换。乖，**不怕，我一直上着保险栓呢……**”  韩越把楚慈重重**勒在自己怀里，用自己觉得最温和最无害的声音一遍遍安慰着**，殊不知他不论再怎么把姿态放软，也无法改变自己在楚慈心中的暴力形象了。  第2章 第一滴血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你要是在北京长留，你家那位宝贝儿岂不是要倒血霉了，天天晚上都得应付你……哈哈哈！”  韩越笑而不语，侯瑜忍不住凑过来问：“什么宝贝儿？我怎么没听说？”  “你听说人家韩二少的屋里人干嘛！”  “好奇不给啊？我怎么没听说过韩越在北京还有个把红颜知己？”  裴志挤挤眼睛:“不是红颜知己，是个带把儿的，冶金科研所一个工程师。跟韩越大概有两年了吧，不过人比较低调，不大出来走动。”  “哟，**高知人群啊！怎么就跟了韩越这么个兵痞子？**”  “这你可就得问韩越了。”  韩越正闭着眼享受那小姑娘的按摩，闻言睁开眼，**一脸无辜：“这有什么好问的？他一个外地人，没朋友没关系的，要不是我他评得上工程师？”**  裴志噗嗤一笑：“**你就装大尾巴狼吧你！当时是谁带着枪把人家堵在家里不准出门的？是谁用手铐把人家铐了两天两夜的？还有后来是谁威胁人家说，要是再不松口小心全家有麻烦的？”**  **侯瑜惊了**：“韩二少还做过这档子事？”  “可不是嘛！你知道韩二当时怎么说的：‘你他娘的再不松口，小心老子给你出一份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你就没家没口没工作，当个没户口的死人吧你！’后来就是这句话起作用了，韩二的手段一般人哪招架得住啊。”    **———————————————————————————**  **韩越说：“我真喜欢他嘛。”**    **“你他娘的是喜欢折腾他，上次你回北京休假半个月，人家去了三趟医院。”裴志拍拍侯瑜：“听见没有？看人家是怎么欺男霸女的，学着点。”**  侯瑜笑道：“不对啊，咱们韩二少也算是生得一表人才，又有本事，又有银子，出身背景也杠杠的好，怎么人家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难道那工程师是个天仙下凡不成？” |
| **在左右两篇文叙述逻辑完全一致 角色态度，对话内容，作用一一对因**  **任一川—裴志—朋友A 刘元佩—侯瑜—朋友B**  **裴志作用：引出攻对受的所作所为——向朋友B介绍受的遭遇——指责攻**  **任一川作用：引出攻对受的所作所为——向朋友B介绍受的遭遇——劝说攻**  **刘元佩 侯瑜作用：应和朋友A——朋友B的好奇引出朋友A对攻所作所为的描述——感叹攻的行为**  **此外，裴志指责攻，是因为裴志喜欢楚慈，而这个行动风格和攻极为相似的任一川，为什么要突然大发善心呢？**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昏暗的光线里傅明煊慢慢起身，转过来面对着这群娱乐圈的人。他左手夹烟，右手伸出去跟导演握了一握，眼神很捉摸不定，像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几秒钟后目光停在最靠近走廊处，定在了一个大半边身体都隐在别人后面的人身上。**  **顺着他的目光，饭桌边包括任一川在内的好几个人也同时打量过去，发现他看的是个年轻男人。**  **那人站在门边，漂亮的脸上不带一点妆，上身绸府蓝衬衣，下 身深黑色西裤，打扮得既淡泊又随性，跟旁边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大相径庭。**  **可仅仅是这样站在那儿，那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和扎在衬衣里的薄瘦细腰就十分惹眼，再配上他恰到好处的五官跟疏离沉稳的气质，整个人既勾人又端肃，叫人明知他不好接近却又忍不住接近。**  **刘元喉头一滑，心想，真他妈是个极品。** | **“攻与朋友在酒吧见受”事件**  **攻盯着受**  **攻的朋友们顺着攻的目光开始打量受（朋友们是初见）**  **描述受的衣着（衬衫+西裤）**  **受和旁人气质明显不同**  **描述受腿修长笔直**  **五官端正冷肃 气质沉稳**  **朋友的内心评价（都是正面）** | 第2章 第一滴血 ...  从他站到迪厅门口的刹那间开始起，**韩越的眼睛就定在了他身上，顺着韩越的目光，好几个人也同时往门口望过去。**    **那年轻人不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和众人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大概是真的才下班，化验室白大褂都没脱，但是也没系扣子。里边穿着一件淡蓝色细纹衬衣，一条铁灰色西装长裤，衬得他十分清瘦挺拔。**    **这样稳步走过来的姿势，竟然让人觉得他腿格外挺直修长。**侯瑜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走到韩越面前，他才注意到这人的脸也很漂亮。**五官轮廓极其俊秀端正，没有半点风尘场所里那些男女的媚气，倒是给人一种非常冷肃、沉稳、秀丽而端庄的感觉。**  **侯瑜倒是把一开始的调笑心思收了收，心想这也许就是所谓高知人士身上的书香气，让人看了就……看了就想安静下来，好好跟他说说话，聊聊天。** |
| **叙述逻辑，细节描写顺序，用词等均雷同。**  **打个比方如果这两段文字拍成视频，将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运镜：**  **攻的目光——切人群中鹤立鸡群的受——朋友们看到攻的目光后齐刷刷望向受——镜头摇向受——受的衣着特写——镜头向下腿部特写——镜头回到受的脸——切朋友的内心独白**  **这样的相似度，实在是有“中译中”痕迹**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他凑在方尧耳边笑了笑，“要是早遇见你，你早就是我的了。”  **他现在真庆幸那天大哥让他陪老爷子去医院，要不是这样他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方尧，不会遇见这个让他灵魂战栗的人。**配合着手上的动作，他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胯下的这根东西搅到眼前这具身体里，被滚烫炙热的内壁死死咬着，紧紧吸着，那滋味一定美妙无穷。  想到这里他左手又不自觉重了些。  方尧的灵魂被撕得支离破碎，下半身抽动几下，做了个吞吐的动作，像是在排挤异物的入侵。傅明煊半晌没动，抖着阴茎射得尽兴了才又满足地喟叹一声，俯身想去拿掉方尧嘴里那条已经半湿的领带。谁知低头一瞧，**身下的人竟然满脸都是泪水淌过的痕迹，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沾得眼睫跟半张脸全湿，又顺着颧骨流到鬓发里。**  **他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勾住，刺刺的疼了一下，贴着唇问：“怎么了，弄疼你了？”**  **说完就把人抱在了怀里。**  **方尧像个木偶似的任他抱着，两条腿仍然向两边打开，腿根止不住的发着抖，**似乎是被操得狠了一时半会儿合不拢。**傅明煊此刻是真心疼了，搂着他的肩腰轻拍低哄**：“哭什么，刚才不是还牛得很，要跟我决一死战吗？弄了你几下就哭上了？”  以前跟那些Omega在一起时一来他们身体结构跟方尧不一样，二来他们忌惮傅明煊的脾气，在床上叫得像打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让傅明煊觉得他们爽得很，因此也没有特别去照顾过床伴的情绪。**  **但对待方尧他是多一份谨慎的。因为他真心喜欢方尧，看见方尧的第一眼就丢了魂，喜欢得恨不得把这个人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喜欢得恨不得把人吃下去。**  刚才方尧的嘴被堵着全程没发出声音，此时松了绑，但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像刚从寒潭水里打捞出来一样又湿又冷。他在傅明煊的怀里轻轻发着抖，牙关打颤，昏沉的眼神看着眼前惨白的墙面，看了一会儿后慢慢闭上了眼睛，眼角的泪滑到了肩窝里。 | **“攻入室强奸”事件**  **攻得逞后产生“庆幸”的心理**  **这种心里使得他更加兴奋**  **攻开始实施强奸**  **描写插入动作**  **↓描写受的难受 泪流满面**  **↓攻有点心疼，安慰（假意）**  **↓攻的安慰没起作用，受继续颤抖**  **↓攻真正心疼，抱着安慰**  **↓插入攻的心理描写（都是从身体感受过度到心理感情）** | 第46章 番外之相遇 中 ...    韩越把楚慈扛到肩上，一脚踢开卧室的门，把他摔到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随即整个人覆了上去。  **他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如果那天没有去那家餐厅吃饭的话，如果上来的螃蟹不是小了很多的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果断上门来堵人的话……也许他会和自己怀里的这个人在人海中擦肩而过，至少他不能这么快的把人弄到手**。  韩越真觉得得意极了。那如愿以偿的狂喜在他心里燃烧着，烧得他焦渴难耐。忍耐了这么多天的成果是如此甜美，以至于下身欲望很快膨胀得发痛，让他眼底很快弥漫起骇人的血丝。    楚慈一直咬着牙，无法控制的哆嗦着，竭力忍耐着不发出半点声音来。**直到进入的时候韩越去吻他的脸，才发现他满脸都被眼泪打湿了，泪水还顺着脸颊不断流到漂亮的颈窝里。**  **韩越用嘴唇磨蹭他的脸，含混不清的叹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他把楚慈的上半身抱起来，紧紧圈在自己怀里，仿佛在用这种方法竭力的去哄他。**  **然而楚慈仍然在颤抖着，只要韩越一开始抽动，他就止不住的蜷缩起来**，就像受到了无情伤害却虚弱无力的小动物一般。  **韩越只能把他抱在怀里，一边低声叫楚慈的名字，一边用布满枪茧的指腹抹去他眼角的泪水。**  **他曾经很想得到楚慈，那种野兽般的侵占欲就仿佛雄性寻求交欢一般，只要被允许就可以了。然而紧接着他又想得到楚慈心甘情愿的允许，不仅仅是迫于暴力和恐惧的无奈首肯，还要更加主动的，更加配合的，两厢情愿的爱情。**  **他渐渐变得越发贪心，想要楚慈接受他，喜欢他，对他温情相待，跟他过一辈子。**他想要楚慈所有的一切，也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像真正的夫妻一般互相之间无所保留。  但是后来他发现楚慈什么都不会给他。就算他再主动，再强硬，也得不到半点回应。 |
| **情节走向 攻受两者的反应和互动 攻的心理变化 雷同**  **有人说这样是心理变化的强制爱常见的，其实不然，大多数的强制爱文中，初见没多久就对受实施强奸的攻，他们对受最初的追求都是“性”而不是“爱”，他们不会考虑受的感受，也不会去在乎受的感受，更不会产生“庆幸”的心理。他们逐渐在长时间的性爱中，将“强制爱”转化成“爱”。**  **这就是韩越和其他强制爱文攻最大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爱”，所以他会希望楚慈的回应，他会感到“幸运”。**  **所以这一段的心理描写，和攻的反应，都不是强制爱大众梗，而是韩越独有的人设。**  **如果大家还觉得是常见大众梗，也请举个栗子哈**。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情节与上一个相连）  傅明煊朗声一笑：“我让你坐我腿上还不够尊重？”说完就把酒杯端到两人中间，直勾勾盯着他好看的眼睛：“再敬我一杯。”  方尧反感地别过头，下一刻就被一只手捏着下巴正了回来：“不肯？”  他沉默地将头再度转开。  咣当——  **傅明煊把酒一饮而尽后将杯子重重一摔，嘴对嘴严丝合缝地给方尧灌了进去！方尧登时开始在他怀里奋力挣扎，但力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头又被死死固定着动弹不得，混乱中后腰被黑色大理石台面的锐利尖角一戳，疼得在喉间闷哼一声，脸色霎时苍白。**  **一口酒强行灌完了傅明煊还不尽兴，碾着他的唇轻薄许久才把人放开，一松手方尧就立刻呛咳起来，“咳咳、咳咳咳——！”**  **压抑而急促的咳嗽声在包厢里显得极其刺耳，本来平整熨贴的上衣在挣扎间揉得皱乱不堪，肩膀一侧扯得垮下来露出大半凹陷的肩窝和精致的锁骨，眼睫上狼狈地挂了水，嘴唇上也还残存着盈亮的水渍，分不清是唾液还是酒。**  这副香艳场景配上这暧昧的灯光，好几个Alpha的喉结都难耐地动了动。  附上另一段雷同描写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方尧没想到他反应如此迅猛，竟然能在半秒内扛住自己这一击，咬着牙挣扎一时却挣扎不开，“放开我！”  傅明煊将人拉近，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上半身。**尽管光线昏暗，但仍能看见来不及扣上的衬衫里那一大截紧致纤细的小腹**，还有两侧向内凹陷的腰窝。方尧的身材很好，**肌肉薄而紧致**，弧度分明的腰线束在深色腰带里，只露出**极有弹性**的一段来引人一探究竟。  他呼吸骤然加重。  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对自己胃口的型，身上的每一处都是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如果眼神有热度，恐怕此刻这副腰已经被傅明煊烧出好几个窟窿。**刚才在包间里方尧坐他腿上，细腰臀肉都被他的手跟腿好好感受了一番，早就来了兴致，这会儿更是浑身血液齐齐往下腹涌去。 | **“灌酒”事件**  **（《刺刀》经典片段，如果大家觉得常见，请举个栗子。）**  **受拒绝敬酒**  **攻嘴对嘴灌入 并且把手按住强吻**  **受咳嗽后领口被扯 露出锁骨**  **光线昏暗**  **肌肉 薄 紧致 弹性**  **对于目光的“实体化”描写** | 第2章 第一滴血 ...  （情节与上一个相连）  “大老远跑来连杯酒都不沾，你给谁脸色看呢？……还说不会喝，你骗三岁小孩呢吧。”韩越笑着扳过楚慈的下巴，用力非常大，指甲都变了色，“话又说回来，你既然坐在这里，就当给我个面子，不会喝也得给我喝下去！”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韩越按着他吻了一会儿，直到楚慈喘不过气的时候才放开他，直起身来微微的冷笑着。**  **楚慈急促的吸了两口空气，酒液呛得他猛的咳嗽起来，脸色狼狈不堪，领口被揉掉了一个扣子，隐约能看见锁骨以下一小块胸口。他头发被揉乱了，不知道是因为酒液辛辣还是喘不过气，他眼底有些红红的水光氤氲，让韩越想起他在床上一声声哀求和呻吟的模样。**  “晚上回去再整治你。”韩越俯在楚慈耳边低沉的笑道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
| **描述顺序，句型结构，用词，都有雷同**  **相同的环境，相同的用词，对周围人反应的描述手法也相同，这不是巧合。** | | |

|  |  |  |
| --- | --- | --- |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一想到自己不在的时候方尧跟别人推杯换盏有说有笑，一看见自己就立马换成这么一副死人脸，傅明煊简直恨得牙根痒痒七窍生烟。  “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为什么没接？”  方尧微微皱起眉，沾了酒的脸蛋泛着浅红，表情七分淡漠三分排斥：“在拍戏。”  “拍完了为什么不回？”  “要卸妆。”  这种明显的敷衍态度让傅明煊更为光火，一个箭步闯过去捏住方尧的下巴，手上青筋直暴：“你他妈耍我？”  “别别——”女演员当场花容失色，两手在旁边犹豫着想要上前拉开又不敢，却没想到就是她在旁边晃来晃去才让傅明煊更加暴躁。  **方尧猛的挣脱他的手，不知是被他弄疼了还是觉得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两道好看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漂亮的眼睫半阖半睁。**  **在面对傅明煊时他大多都是这副表情，有时要更冷淡些，有时要更厌恶些。就好像他心里有许多不悦和不满，甚至是许多痛恨，但他并不对傅明煊讲，不是不敢，是不想。**就好像傅明煊永远不可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心门从没对傅明煊这个人打开过哪怕一分一秒。  刚在一起的时候傅明煊就问过他，要不要给他买套地段更好也更豪华的公寓，但他坚决不要，说买了也不会踏进去一步。傅明煊没有办法，只能每天都去那个破小区报到，忍受差劲的装修跟老旧的家具。  方尧无法阻止傅明煊进家门，但可以选择对其不理不睬。他从不会为傅明煊准备三餐，总是做好自己那份然后坐在餐厅细嚼慢咽，偶尔心情没那么糟，还会喝一盒保质期很短的鲜牛奶。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但完全没有交流。他就这么默默地吃，**默默地出神，偶尔望一望窗外的景。**  另外他家也没有留过傅明煊的东西。傅明煊带去的睡衣、毛巾全都是贵价品，但都被迫成了“一次性用品”，这一次带去，下一次一定就不见踪影——方尧扔了，只要是傅明煊的东西就等于是垃圾，仿佛多看一眼都心生反感。有一次傅明煊听刘元的馊主意拍了条限量版的男式项链，做完爱以后衣服都没穿上就赶着献宝，结果方尧气得脸色铁青，直接让他带着东西滚出去。  每每这种时候傅明煊就火大得要命，偏偏拿这个拧巴的人没有办法。他好几次想修理方尧又好几次忍下来，最后只能将所有脾气全发泄在床上，把方尧的身体射得满满当当，把人操到精疲力尽，操到没有爬下床清洗的力气，就这样含着他的“垃圾”过一夜。  他知道方尧觉得他的东西恶心，只要还有一点力气都会去冲洗，所以就一次比一次更用力，一次比一次更狠更久。**但他没想真把方尧又弄伤弄出血，只是想方尧分给他一点儿注意力，哪怕一个笑模样、一个温柔的眼神也好，那他就会欣喜若狂，就会答应方尧的一切要求**，挖空资源捧他当腕儿也在所不惜。 | **攻喝酒后见受对别人笑，遂吃醋**  **↓受脸上的微笑转化成对攻的戒备**  **↓攻被受的表情激怒**  **关于这一段雷同对话上一个调色盘已经说过**  **拉扯中 攻看见受皱眉**  **受经常皱眉 不满的时候也不言不语**  **↓攻由皱眉动作展开联想和回忆**  **关于“受不接受攻的礼物” 和“攻事后送奢侈品激怒受”**  **上一个盘已经提出**  **回忆内容（按描写顺序）：**   1. **受从来不对攻展露自己的情绪** 2. **从不对攻笑 拒绝交流和对话** 3. **喜欢看窗外发呆**   **攻的心理：**  **奢望受的“温柔”和“笑容”**  **如果得到 愿意为受竭尽所能** | 第12章 第二滴血  韩越咬紧了牙根，半晌手一松，烟头直直的落到地上，被他一脚踩熄。紧接着他伸出手，对楚慈勾了勾，说：“你给我过来。”    第13章 出血 ...  楚慈又往后退了半步，微微皱起眉，盯着韩越。  韩越再一次开口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耐心，厉声道：“——过来！”  赵廷在一边心惊胆战的看着，想解劝却欲言又止，目光不断在楚慈和韩越两人身上游移。他的存在让韩越更加冒火，蒙上一个箭步冲上前扯过楚慈，铁钳般的手指紧紧抓在他肩膀上，说：“你老实跟我进去！”        **楚慈猛的挣扎了一下，却没挣脱开。不知道因为疼痛还是厌恶，他眉毛皱得更紧了，眉心之间显出一道深深的纹路。**  韩越熟悉这道纹。**楚慈是个经常皱眉头的人，他不高兴的大多数时候都不言不语，只沉默的在一边看着，眉头微微皱着，给人一种沉静却不快的感觉。**  **他从来没给过韩越一个笑脸，甚至连好一点的神色都没有。平时在家里他基本不说话，实在不得不开口的时候，也尽量只用最简短的字句解决问题。**  他的存在感是那么轻微，有时他不说话也不动作**，就呆呆的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眼神安静，微微有点沧桑。韩越发现楚慈很在意窗外的高度**，有时他甚至觉得楚慈望着窗外的时候，其实很想纵身跳下去，一了百了。    这种感觉让韩越心里很焦躁，很想发火摔东西，又很想逼着楚慈跟他软和下来好好说话。当然，**如果楚慈愿意对他态度温柔点，多笑一笑，没事聊聊天说说好话，那他一定坚决不发脾气不摔东西，一定使出浑身解数把小情儿哄得好好的，天上的月亮都给他摘下来。**  韩越有时觉得很憋火。你看，明明只要你态度软和一点，咱们两个都好过；但是你偏偏跟我硬气，跟别人就有说有笑的，你这不是存心让我恨出血来吗？ |
| **剧情和行文逻辑完全相同 连导致攻情绪转折的细节点都一模一样**  **再次梳理：攻看见受——受朝别人微笑——受看见攻后表情戒备——攻第一次被激怒——两人互相拉扯 攻第二次被激怒——攻看见受皱眉——攻展开回忆和联想——受在家拒绝交流 爱看窗外发呆等表现——引出攻心中对受的微笑和温柔的贪念 表示愿意为受竭尽所能**  **而且这个事发展前后，攻受的心理变化和态度也完全一致。** | | |

关于人设细节与描写的雷同

|  |  |
| --- | --- |
| **傅明煊** | **韩越** |
| **和前床伴们分手是因为脾气暴躁 受是攻第一个主动追求的床伴**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前几天接到傅明煊的电话，意思表达得清晰明确。他看上了一个小明星，不仅看上了，好像还挺认真，抓心挠肺的想把人弄上手，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要论花心，包厢里这帮人估计没有不花的，但傅明煊家世显赫信息素等级极高，人又生得风流倜傥，**多的是小网红小明星主动爬床，虽然因为脾气太暴关系都不长久**吧，**但向来没有他主动要人的道理。**  甭管怎么说，今天这个局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发小弄人，任一川早早知会过自己的相好同在那个剧组的陈璋，让他务必叫那个人一起来参加聚会。 | 第2章 第一滴血 ...  裴志讪讪笑了一下，佯作不知的转过头去。韩越以前没进部队的时候性格就急躁易怒，后来又加了点兵痞脾气，一般人都惹不起他。**他以前有几个床伴儿，虽然也都穿金戴银好吃好喝，但是后来都难以忍受韩二少的霸王脾气，一个个哭着叫着躲走了**。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楚慈一个，因为楚慈走不了，**他从一开始就是被强逼着留下来的。**  裴志刚才那几句话，可能现在没什么，到晚上回去后就是韩越找楚慈麻烦的借口。 |
| **攻在床上的习惯比较“传统”** | |
| 大概是傅明煊这人脾气实在太差，一不小心得罪过一两个床伴，枕边人又的确换得太勤，导致圈里关于他在床上的癖好一直有个似真似假的传言——傅家二公子在**床上有严重的虐待倾向**，动辄打骂，伤了人就赔钱了事。  其实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误会**。傅明煊在床上当然不能算温柔体贴，但也绝对不是个暴力份子，像那天那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他在这方面的观念比较传统**，为人又缺乏耐心，既不爱说情话也不爱玩花样，往往是脱了 裤子就上场，**闷头把人往死里弄上两三轮**，爽完再来一支事后烟，过后礼物钱财也从不吝啬。 | 第3章 藏拙 ...  韩越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多。  **韩越在床上没什么恶劣的习惯**，整个过程也不大说话，**只闷头办事。他在这方面个性非常传统**，**只是精力太好了**。他喜欢压在楚慈身上，一边亲吻一边贯穿他，两人贴得极近，呼吸都纠缠在一起，乍看上去是个亲密无间的姿态。 |
| **方尧** | **楚慈** |
| **受收入不高却追求生活质量 （花） “看似高冷却生活精致”** | |
| 这天在组里演完了自己的戏份，**他想抽空去趟花卉市场，给家里添置两束味道清新淡雅的鲜花，**或许可以换换心情。**别看他平时冷若冰霜，关起门来其实小日子过得很细致，不仅厨具众多，还会点烘焙和花艺。**  在遇见傅明煊以前，他是个享受单身生活的普通青年演员。演主演排不上号，好人设也不会留给他**，挣的钱够生活**，只是没有多少对剧本的选择权。好在这方面他看得比较开，从小没爹没妈还差点儿被人拐卖的日子活过来了，没人比他更懂得一个道理：自由和金钱是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其余的缺也就缺了，不能过分强求。  **不过，要是在这个基础上能把日子过得再精细点、再有趣味一点，比如闲时添置一束花，也未尝不可吧。**  听上去像是穷讲究，实际也只是想更幸福一点。  也正因如此，他第一眼就不喜欢傅明煊。既不喜欢这种把自我意愿凌驾于他人意愿之上的人，也不喜欢这种高调张狂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 第14章 有关未来  任家远斟酌了一下，从这番话中找了一个不大容易引火烧身的角度，然后问：“他现在还是不用你的钱吗？”  韩越摇摇头：“从来不用。”  “他薪水多少？平时消费水平怎么样？钱都花在哪方面？”  “你查账的啊？”韩越冲了他一句，想了想又说：“他工作时间不长，应该有几千吧，还有福利什么的……那套公寓租金就得四千三，每月买书买软件又要个上千。平时就吃的喝的特别费，**他喜欢吃好东西，不喜欢的一般不碰。还有他对家庭布置很讲究，每天还弄一束新鲜花儿回来插房间里**，家具地毯都要最舒服的那种。操，**真说起来他过得可比我精细多**了。”  “这不是挺讲究生活质量的吗？怎么得抑郁症了？”任家远觉得奇怪，**他以为楚慈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清高知识分子，没想到人家生活上竟然挺小资！** |
| **人设不只是单纯的用词，“霸道攻”和“清冷受”的强制爱CP确有很多，譬如《暴君》《完全控制》《金玉王朝》《阎王》等等，在这些文中我从未看到类似的设定。**  **有相似的人设不奇怪，可是描述人设的重点和相关描写也相似，这就奇怪了。** | |